



# 说谎

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

[美] 保罗·埃克曼 著  
邓伯宸 译 徐国强 校

## Telling Lies

15

Clues to Deceit in the  
Marketplace , Politics , and Marriage

新知  
文库

# 说谎

揭穿商业、政治与  
婚姻中的骗局

[美] 保罗·埃克曼 著  
邓伯宸 译 徐国强 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

(美) 埃克曼著；邓伯宸译；徐国强校。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2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3004-7

I. 说… II. ①埃… ②邓… III. 谎言—鉴别

IV. C9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2130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封面设计 陆智昌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6-265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 数 245千字 图片：24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32.00元

## 新知文库

###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

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纪念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我最亲密的朋友与卓越的同事

献给妻子玛丽·安·梅森 (Mary Ann Mason)

我的诤友与红颜知己

当情境表明似乎肯定是这么回事时，最可能的结果却是这完全是伪造的；当伪造感十分明显时，最大的可能性却是这居然是真的。

——欧文·戈夫曼，

《策略的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

这种结构并不关乎道德，但事关生存，从残酷的伪装到诗意的想象，在每一个层面上，隐瞒、曲解、存疑、猜测、编造的语言能力，都是人类意识平衡的必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需。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

假如作伪像真实一样，只有一种可能，那么我们将庆幸，只要反着想就行了。但事实上，不符真相却有成千上万种可能，有无限的范围。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随笔集》(Essays)

## 第三版序

本书的前八章是 1985 年为第一版所写的，第九章与第十章是 1992 年为第二版补写的，今日重读这些章节，并未发现什么疏漏，总算松了一口气。在今年（2001 年）为第三版所补写的第十一章中，我交代了一些新的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并针对大多数人（甚至专业人员）抓谎能力都不容乐观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明。

随着时间的流逝，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对于能否根据一个人的行为线索来勘破谎言，我想我已经不必过于谨慎了。而随着所做的大量教学工作，我们的自信也日益增强起来。过去十五年间，我与执教于罗格斯大学的同事弗兰克（Mark Frank）、执教于旧金山大学的同事奥沙利文（Maureen O’ Sullivan）一起使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在美国、英国、以色列、香港、加拿大、阿姆斯特丹等地教学，对象大都是执法人员。对学术上的东西，学员们显然缺乏兴趣，但第二天他们运用到工作上，却带给

我们很多生动的例子，也进一步证实了本书中所谈到的种种想法。

基于我们的研究和从执法人员那儿学到的经验，我坚信，鉴别他人是否在说谎，准确率最高的情况是：

- 第一次说这个谎言；
- 过去从未说过同类型的谎言；
- 说谎的代价很高——最重要的是，面临着严厉惩罚的威胁；
- 抓谎者不预设立场，不骤下结论；
- 抓谎者懂得如何鼓励嫌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讲得越多，鉴别的机会就越多）；
- 抓谎者与嫌疑人的文化背景相同，语言相同；
- 抓谎者使用本书中所提示的重点，来套取更多的信息，而不是拿来证明谎言；
- 抓谎者要意识到，如果嫌疑人是诚实无辜的，那么判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正如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 致 谢

谨此感谢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中心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的临床研究机构对于我从 1963 年到 1982 年在非口语交流方面的研究所给予的帮助，同时要感谢该中心的研究资助计划，它支持了我这二十年间研究计划的进展与其后本书的写作。书中第四章与第五章中的相关研究，则要感谢古根海姆基金会 (The Harry F. Guggenheim Foundation) 与麦克阿瑟基金会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的资助。此外，弗里森 (Wallace V. Friesen) 与我共事二十余年，我们之间的讨论激发了书中所出现的许多想法，因此对于书中各章所述的研究成果，他可以说同样居功厥伟。

同事汤姆金斯 (Silvan S. Tomkins) 于我亦师亦友，承蒙他的鼓励，此书才能成章，更要感谢他对初稿的批评和建议。许多朋友，包括医生布劳 (Robert Blau)、律师卡斯珀 (Stanley Caspar)、小说家卡森 (Jo Car-

son)、政治学者皮卡斯 (Robert Pickus)、联邦调查局退休探员马拉尼 (Ross Mullaney)、心理学家奥恩斯坦 (Robert Ornstein) 以及管理顾问威廉姆斯 (Bill Williams)，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本书初稿提出指正，使我受益良多。我的妻子梅森 (Mary Ann Mason) 则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也多亏了她的耐心与建设性意见。

书中的许多观念，我曾就教于埃尔温·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1922—1982)，对于说谎的研究，他也别有心得，我们之间各有所见却不相冲突，实为人生乐事。对于初稿，感谢他的不吝赐教，可惜未待此书问世，他骤然撒手人寰。这位意外失之交臂的读者，看来只有长存我心了。

# 目 录

1	第三版序
1	致谢
1	第一章 导言
10	第二章 谎言、破绽与说谎线索
28	第三章 谎言何以穿帮
62	第四章 言辞、声音、身体行为与谎言
100	第五章 说谎的表情线索
133	第六章 陷阱与预防措施
157	第七章 测谎仪
203	第八章 估谎
239	第九章 20世纪90年代的抓谎
257	第十章 公共领域的谎言
280	第十一章 新进展与新想法
301	结语
306	附录
313	校者跋

## 第一章

### 导　　言

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

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轻率地以为，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

1938年9月15日，一场最龌龊、最恐怖的骗局揭开了序幕。这一天，德国总理希特勒（Adolf Hitler）与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首度会晤，全世界都在观望，这也许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希望。（六个月前，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入侵奥地利，将之并入德国版图，英、法两国除了抗议之外，根本束手无策。）9月12日，即与张伯伦会晤的三天前，希特勒提出由德国兼并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土地的要求，并计划在其境内煽动暴乱，同时秘密调动德军，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发动攻击的部署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能够让捷克斯洛伐克再拖延几个星期部署防御，他就可以发动闪电攻击；为争取准备的时间，希特勒一面秘密调动部队，一面承诺张伯伦，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同意他的要求，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张伯伦信以为真，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暂时停止调动部队，准备与希特勒展开谈判。与希特勒会晤之后，张伯伦在写给其妹妹的信中说：“在他的脸上，尽管我看到了冷酷与无情，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人会信守承诺……”<sup>1</sup> 五天之后，张伯伦在国会发表演说，面对他人质疑希特勒的承诺，他依旧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他与希特勒亲身接触的结果，让他觉得希特勒是个“言出必践的人”<sup>2</sup>。

15 年前，当我刚开始研究说谎时，我绝不会想到我的工作会与以上这种可怕的谎言有关。只有在从事与精神疾病患者有关的工作时，我才偶尔想到，它或许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最初开始研究谎言，是在指导治疗医师的场合，谈的大多是我的研究心得：面部表情普世皆同，手势则因文化而各异。当时有学员提问，从病人的非口语行为上，是否能够知道他是在说谎？<sup>3</sup> 一般来说，这本不是问题，但是，当一个病人因自杀而住进医院，表示自己已经没事时，问题就来了，患者一旦出院，缺少医院的看护，每个医生都会担心，病人说自己没事，会不会只是在欺骗他们？医生这种在业务上的疑虑，引发了人类交流中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使心绪极度不宁，人们是否还能神色自若地说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从非口语行为上找到破绽，揭露言辞背后隐瞒的心思？

我调出对精神病患者的访谈影片，看看能否找到说谎的案例。拍摄这些影片本来另有他用，即要从病人的表情与动作，诊断精神失调症患者的病情与类型。当我把目标转移到说谎的情况时，发现许多影片真的透露着说谎的迹象，问题是，如何才能予以确认？幸运的是，其中有个个案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访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一切：

玛丽，四十二岁，家庭主妇。三次企图自杀，最后一次非常严重，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只是经人意外发现而送医，才把她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年妇女抑郁症，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丈夫则忙于事业，使她生活顿失重心，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刚住进医院那段日子，她无法料理家务，又睡不好觉，几乎整天独自以泪洗面，经过最初的三个星期药物治疗与群体治疗，她看起来恢复得不错，精神开朗起来，也不再谈起自杀的事情。在那次访谈的影片中，她告诉医生，觉得自己好多了，请求放一个周末的假。就在医生同意准假之前，她却突然承认自己在说谎，事实上她仍然很想就此了断。玛丽又住了三个月之后，病情大有改善，虽然一年后又复发过一次，但整体来说，没再住过院，维持正常多达数年。

玛丽接受访谈的影片，播放给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学家看，结果大部分人都被骗了，其中甚至不乏经验丰富的老手。<sup>4</sup>这段影片，我们研究了几百个小时，放了一遍又一遍，用慢镜头检视每个动作与表情，想要找出其中任何可能的说谎线索。在一个片段中，医生问她未来有什么计划，回答问题前，她迟疑了片刻，脸上闪过一丝绝望的表情，但由于太短暂，在前几次的检视中都被忽略了。在这种非常短暂的微表情中，可能隐瞒着某种情绪，一旦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便继续寻找，果然找到更多，基本上都是一闪即逝掩藏在浅笑中。我们也发现一种碎动作，当她告诉医生自己把问题处理得多好时，不时出现轻微的耸肩——不是完整的动作，而只是动作的一部分。只有一只手有动作，旋转一下，或者双手是静止的，而肩膀微微抬起一下。

我们还看出了其他非口语的说谎线索，但却无法确定究竟真的是有所发现，或者只是出于想象。如果确实知道某人说谎，某些完全无

辜的动作似乎就是可疑的，但是，只有客观的评估，即在不受对方是否说谎这一信息影响的条件下，才能检验我们的发现；此外还必须确定，说谎线索并非研究对象的习惯动作。如果每个人泄露出的说谎线索都一样，对抓谎者来说就省事了，但问题是，说谎线索总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以玛丽的谎言为模型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研究对象极力去隐瞒在说谎时感受到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当观看一个非常消极的影片时，譬如展现了血淋淋的外科场景，我们的研究对象们不得不隐瞒他们的悲伤感、痛楚感和厌恶感，并且使研究者认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影片，而是欣赏了一片美丽花丛的影片（我们的发现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有所描述）。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说谎实验仍在起步阶段，此时另外一批对其他类型的谎言感兴趣的人找上门来，想知道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看看是否可以用来抓出涉嫌间谍案的美国人？过去几年间，针对医患之间说谎的行为线索，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因此，相关的征询也不断找到我们：是否能够训练内阁官员的侍卫，从步态与举止上识破恐怖分子的暗杀倾向？是否能够指导联邦调查局如何训练探员，以便更有效地识破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到后来，甚至有人问我，是否可以协助政府高层的谈判代表，识破对手的谎言？或者问我是否能从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参与银行抢劫的照片分辨出她当时是否自愿？\* 诸如此类的询问，我已习以为常。在过去五年当中，这方面的研究更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两个美国的友邦国

---

\* 1974年2月，美国恐怖组织将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孙女，年仅十九岁的帕特里夏绑架。后来，帕特里夏选择加入恐怖组织，并参与了一系列恐怖行动。1975年9月，帕特里夏被捕后，说她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被迫犯下了罪行。她是否在说谎，是否应对她提起诉讼？人们对此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帕特里夏还是被判了刑，但1979年在美国总统卡特对罪犯颁布大赦令时被释放出狱。——校者注

家派代表跟我接触；而当我在苏联演讲的时候，自称是负责问案的某个“电气学院”的官员也找上门来。

我并不为这些关切感到愉快，我担心这些研究成果受到滥用，受到不加批判的、迫不及待的应用。大部分犯罪、政治或外交的谎言，未必可以找到非口语的说谎线索，有时纯粹靠直觉，真要问我，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定得讲出个名堂的话，就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人在说谎时，为什么一定会犯错？并非所有的谎言都会穿帮，有些谎言天衣无缝，面部的表情太僵、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声音突然变调……这些说谎的行为线索全都不会出现。但我深知，只要是说谎，就一定有破绽，哪怕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照样会被他自己的行为给出卖。要想知道什么时候说谎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如何辨识谎言的线索，以及什么时候根本不值得说谎，你必须要了解谎言与谎言之间、说谎者与说谎者之间以及抓谎者与抓谎者之间的千差万别。

希特勒对张伯伦说的以及玛丽对她的医生说的，都是致命的谎言，是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两个人都把未来的安排藏在心底，也都装出某种并没有感受到的情绪作为谎言的核心，但是两个人的谎言之间却有巨大的差异。希特勒是我后来将谈到的天生说谎家的典型，比起玛丽来，除了天赋的技巧外，他在骗人方面的实践经验可说是不知要丰富多少倍。

希特勒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所欺骗的那个人甘愿受到误导。希特勒谎称没有战争计划，只要按照他的要求重划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即可。张伯伦不仅相信，而且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地盲信，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绥靖政策失败，而且英国的利益受损。政治学者沃尔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分析军备竞赛的骗局，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谈到德国违反 1936 年的英德海军协议